

# 沈星真的会做菜,而且做得不错



沈星 著  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明星传记

### “沈星,你真的会做菜么?”

最常碰到的问题,我却不知如何作答。那就是“你真的会做菜么?”

你说怎么回答,是忙不迭地说“会会会,我会的,”顺便再拉旁边的不知谁过来,“你快来证明一下,我会做菜的对不对,你忘啦,你上次还吃过。”才不呢,我才不会这么耐心,跟不认识的人一个个去解释,我只在一边,笑嘻嘻地不作声。

“不会是不是,我就说嘛,”人家一副猜中的样子,“肯定是别人做好的端上去。”管你怎么说,又不是你开工资给我,我心想。

可,但是,开工钱的那一个,就是老板嘛,记得有一天,也这样问我哪。不过那时候,我刚来凤凰没多久,同事们在一起吃饭,公司附近的“王家沙”。菜还没上,老板突然想起来,问我:“沈星你真的很会做菜么?”

我很严肃地说:“我当然是会做菜的,老板。”

“是从小就会么,还是后来练的?”老板又问。

我从头开始讲:“在高中的时候,有一天,我想去打暑期工,我爸说……”

菜陆陆续续地上,我继续讲:“……所以,后来啊,我就会做菜了。”

“那这些菜还有那些菜,你都会么?”有同事指着桌上的菜不依不饶地问。

“好啦,”老板宽容地笑着说,“肯定会啦,下次有机会做一桌给大家证明一下,快吃快吃……”

我只好快吃,此刻,我也不能为了证明自己,来个口述私房菜,把桌上菜式的做法都讲一遍。其

实,对于老板来说,会做节目就好啦,公司又没有打算聘我当食堂大厨,菜做得是不是对每个人的胃口有什么关系。可是直至昨天,还有人一路不停问:“你会不会,做菜?”现在,轮到我不住跳起来回答:“老娘,不是,是散人,当然会,一直都会,不会哪来这节目。”

各位,5年了,还问会不会笨,就算以前不会,现在也会啦。

做菜这件事,在没有上升到谋生工具的高度以前,只不过是普通的家务活啦。我妈对于女孩子做家务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:必须样样都行,哪怕今后不必干,但必须什么都会。后来想想,我觉得是我外婆的封建思想影响了我妈。我妈生活在重男轻女严重的大家庭,并且她是唯一的女孩,从小带小弟弟,照顾哥哥,对我外婆言听计从,并且还这样要求我。还好,我只用管好自己,顺带收拾屋子就行。

我姐小时候一直在南通老家,不过,直到中学时,我姐回来,我发现她也是不用干家务活的,因为她的手爱流汗,所以,在我晒晾衣服的时候,抹家具的时候,铺床叠被的时候,我姐只是捏着一方漂亮的手绢,远远地看着我,或是看书。没办法,羡慕也没用,谁让人家天生条件优越。

我高二的时候,同学中流行打暑期工,大家各有门路,有的在旅行社当市内导游,有的在花店送花,不济的也可在电脑厂插二极管,那时的珠海世道兴旺,连高中生也人人找到一份工。我蠢蠢欲动,家里电话响个不停,跟同学积极筹划中。我爸我妈看在眼里,在一边窃窃私语。

我爸来跟我谈判,“不如考虑在家打工?”

在家怎么打工?我心想。

“家务全包,照付工钱就

是。”

“噢,多么新鲜,给多少?”

“你出去打工挣多少,我就给你多少。”我爸说。

我脑子迅速判断,干家务还能收钱,有这样划算的事?外边同学打暑期工一月能挣五百,我在家当保姆我可我爸要多少钱合适呢?

看我没吱声,我爸沉不住气了,“行不行?”他追问道,又说,“稍多付点也行。”

我妈在一边打岔:“干嘛多付,是多少就多少,还有啥可商量的。”哈哈,我心里马上有数,我爸我妈也是的,跟人谈判怎能自乱阵脚。我沉着地说:“八百。”

我爸马上点头,我妈加一句“包下做饭”。这事就这样定下了,在家打工。

### 那时做饭,属于零基础

那时做饭,用我现在的话说,属于零基础。我爸赠我菜谱一本,《家常菜 100 道》,现在早已不知去向。记忆中十分简陋,薄薄一本,做法简单,无非是番茄炒蛋,酱焖茄子,炖排骨,红烧鱼块之类的,没有彩图,也没有现在菜谱的什么厨房小贴士,健康小指南。那时却如获至宝,翻来覆去地看,边烧菜边依葫芦画瓢,弄得菜谱一页页油花斑斑。

我十分爱岗敬业,每日买回许多食材练习。暑假里,我一早就去菜场采购,大包小包提回家。楼下阿姨说:“你家怎么天天请客啊。”

我每日翻新不同花样,而我妈我爸我妈外婆都很捧场,做什么都照单全收,顿顿吃光光,抹抹嘴走人。当然收拾桌子自然是我,原来大家还帮忙,现在只是客气地说:“慢慢啊,辛苦啊

你。”谁让你收钱呢,收钱干活,天经地义。

后来去大学念书,把那本菜谱带过去,全寝室七个女生一起研究。冬天,寝室阳台外的晾衣架上全是腊鱼腊肉,在屋里只用电炉还不够,在走廊里生起小煤炉。下课之后一起去家属西区菜场买菜,食堂开饭了,我们只用派个人去打白饭,而寝室里虚掩着的门内不时地传出油爆锅的声音,“叭啦,叭……”酱油蒜蓉爆肉丝,腊肉炒茭白,青椒炒蛋,大吃大喝,全寝室齐心协力,喜气洋洋,忙得团团转,天天像在过年。

就算是不做饭的时候,炉子上也烘个馒头片烤个橘子什么的,空气中弥漫各种诱人食物香气。有时做完功课,大家围一起搓汤圆,要不就煮鸡蛋挂面,总之一定要吃饱喝足才睡觉。

这样富足的好日子终于在寒假前结束,我们年班的辅导员气急败坏地来到宿舍的时候,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来了,大家正在包饺子,我正蹲在煤炉子前专心煽火,炉子上一锅水烧得哗啦啦地翻腾。

“你们是来学习了,还是来过日子来了?”他大声质询我们,我们这一群人低着头,当然是没有人吭声的。

“看看这里,像什么样子,你们还像女大学生么,简直是一群家庭妇女!”说完,他扭头走了。

“家庭妇女怎么了,”我们一边收拾残局,一边小声嘀咕,“看不起家庭妇女了还,有本事别做饭,天天喝西北风。”听听,那时,我们的口气的确已经趋家庭妇女化。

辅导员的斯文太太是本校英语系毕业,当年的校花留校任教,两人每晚携手高调亮相教工

食堂,想必家里是不会开伙的。

不过,他并没有冤枉我们,的确,这走廊已经被糟蹋得不像女生宿舍,像条弄堂,已有几间寝室,学我们在门口支起煤炉,每天炒菜做饭,拐角处码着蜂窝煤,大家都得绕道走。

第二天,学生处来了人,把所有炉子统统没收,出明文规定:出于安全和卫生的考虑,不许私自开伙。走廊遂回复往日的宽敞明亮安静,不再烟雾缭绕,只有朗朗书声。只是我们一日三餐,端着碗去食堂打饭的路上,心里怅然若失。

那年寒假我回家,我妈看见我,又惊喜,说:“你长得真是好。”我妈通常说长得好,就是长得胖的意思。她以为我去学校念书住校是去受苦了,万万没想到我把自己养得又白又胖的回来。那年我十八岁,体重一百三十六斤,是人生最高点,估计今后也很难超越。比现在的我重三十斤,三十斤啊,乖乖,一只小猪有没有三十斤?后来,历史的车轮就开始轰隆隆地旋转啦。

大学毕业,参加工作,去了北京……

当然,在北京的时候,也做好扎根打算,迅速地了解居住环境,把周围的菜市场、水产市场、果蔬批发中心在哪儿都摸得门儿清啦。买肉买菜回来,煮它一大锅,自己吃不了,连煲仔带去在化妆间和大家分享。这种事我常干,其他同事受到影响,休息时也在家里聚餐,各显身手。

真正地尝试在电视上煮菜,其实是在《魅力前线》的一次特别节目里。要过春节了,我们赶制过春节节目,大家正在想花样,忘了谁提议,说:“不如录一周煮菜节目,又有气氛,形式又新颖,沈星还真会。”

凤凰卫视不乏美女也不乏才女,但当美丽与才华集于一身,脱颖而出就很自然。《美女私房菜》,沈星的看家节目,在她看来正是“工作与兴趣结合的极致”,5年来得心应手,乐此不疲。书中细述了沈星从珠海到北京,继而受邀加入凤凰的电视流浪之旅,以及凤凰台老板刘长乐、陈鲁豫、窦文涛等同事的趣闻逸事。

## 上期回顾

2004年的夏天,我正在诸家制作公司中奔走,同时接下四五档节目,忙得不亦乐乎。一天接到刘春电话,他自荐家门,问我是否有意加盟凤凰。我的凤凰情缘就此开始。2004年底,我前往香港,加入凤凰。加入凤凰本是直奔《娱乐大风暴》而去,但却做了《美女私房菜》的主持,效果居然不错。

# 小样抄近道到周晋的房产公司做起了售楼小姐



高璇 任宝茹 著  
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热门影视

### 青楚和周晋的心渐渐靠近

杨怡安然入睡,青楚给周晋讲了母亲历险记:“我妈手里挥舞把斧头吓晕的那把斧子,平时就放她枕头上。今天我才知道,自从我爸去世,斧子就成了我妈定心丸,陪她睡了两年多。听到这个,我一方面觉得好笑,一方面心里有那么一点心酸。我这个女儿太粗心了,以前光想着离父母越远越好,省得听他们唠叨,束缚自己,一直忽略了她的感受,没意识到随着我长大、独立,她退化成一个孩子,需要照顾、陪伴,甚至呵护。”

“谁在年轻时都只想离开父母,走得越远越好,不知不觉就走出很远,跟他们隔着千山万水。有一天你猛一回头,发现不管走了多远,始终有一根线连着你和他们,那时候父母已经变老,腿脚不再利索。于是你又得折回头,重回他们身边,跟过去不同的是,你变成大人,他们成了孩子。所有人都是这种轨迹,离开、再回来,分离、再团聚,这就是——家。”周晋言语里有深深的失落,对他而言,家是久违的奢侈品,“我没地方可回去了,这是我心里最大的遗憾、缺失,趁你妈还能被你陪伴、照顾、呵护,把该做的都做了、做好,将来你就不会有我这种遗憾缺失了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这次我打算带她一起回北京,以后跟她一起生活。谢谢你,把本来该我做的都大揽大包过去,还做那么好。”

“我该谢谢你让我掺和你家事。”

这晚,地产精英和锐气十足的小律师悄然退场,剩下两颗柔软的心,不知不觉靠近。上海之

行成为青楚和周晋交往轨迹的重要拐点,至少现在周晋约她吃饭不再需要理由。青楚走出写字楼,看见路对面停着周晋的车,笑意情不自禁浮上嘴角,脚步轻快走向即将展开的恋情。

### 小样对家人推销起房子

晚上,钱小样找一天工作,铩羽而归,在楼下看到一辆眼熟的宝马,立刻拨通青楚的手机:“你是不是在那宝马里呢?”青楚和周晋的依依惜别被粗暴打断,哭笑不得,这家伙怎么老能赶上节假日。

小样热情洋溢和周晋招呼:“嗨!你是周晋吧?我是钱小样,她表妹。”

青楚:“你这是从哪回来啊?找工作去了?”

“别提了,跑了一天,累个半死也没成果,不是工作看不上我,就是我看不上工作。”忽然想起周晋的地产人士身份,“哎,你不是房产公司的吗?能不能让我去你们那卖房子?售楼小姐是我的理想工作之一。我有经济头脑,嘴皮子也利索,卖房子肯定没问题。我觉得我从性格到素质都很适合这个工作,说不定就干出一片大好前程,你考虑一下?”

抄周晋近道,吊儿郎当的钱小样步入正轨,一签用工合同,就感觉现实与理想有很大出入,现实这东西的存在,仿佛就跟理想作对而生。合同规定:售楼员接受岗位培训至少三个月方能上岗,试用阶段无项目提成,无权接待客户,无权签约。那现在能做什么?能得到什么?人类最大妄想莫过于以最小付出收获最大回报,有人穷其一生都追求不到,因为没有这回事,最大收获后面一定是最大付出。钱小

样现在不明白,但她不能坐以待毙,拓展业务,冲出售楼处,放眼全北京!带着迫切赚钱和成功的加速度,冲进社会,冲上岗位。

上班第一天,小样走向售楼处,猛然看见铁栅栏上拴着一条惊世骇俗的横幅:钱小样,你最棒!加油!你一定行!她整个身心被爱情击中,幸福原来可以低成本俯拾皆是,幸福的降临不取决于它和现实有多远,只决定于你的心和它之间有多近。这一刻,有个爱你、你爱的人,有份充满希望的工作,钱小样幸福到极点!

楼书是小样有权染指的唯一物品,她大包小包拎回家,挖掘潜在业主,先从自己家人下手:“二姨,来一套?”

“没折扣不买。”

“你一女大款,还在乎这点折扣?前几天大姨张罗买房子,你也不嚷嚷要参与?”

“那是有大折扣,我手转变现,是赚钱,跟你这儿买叫花钱。”

“怎么一点不支持我事业起步?”

“样儿,二姨愿意支持你事业,问题是你要那东西能随便支持吗?”

家庭潜在业主没戏,小样勤奋的身影像出现在车行,直奔有潜力的老板而去:“我是昭华地产售楼处业务员,您有买房计划吗?”方宇驱逐她出境:“没见过你这么卖房子的,哪凉快哪呆着去!”

小样的机遇不请自来,大姨杨怡鬼鬼祟祟找她,背着青楚下定买了一套房子,事业开和!趁贾师傅退休,她接待一对貌似不是潜在业主的老夫妇,工作热情感染老人,当场付定金,签约购房意向,小样冒名顶替师傅,完成交易。

方宇被拉去强行庆祝,吃得头不抬、眼不睁的同时,小样在头不抬、眼不睁计算,餐巾纸上加减乘除,成果覆盖整整三张餐巾纸:“听我给你算算,我投身地产业第一个月售出现房两套,按总价千分之二的提成比例计算,一套149平方米的单笔提成4000,大姨买的那套提3000,两笔相加7000,加上我试用期底薪2000,我这月收入就是——9000,一下白领!过了试用期,底薪变3000,按每月最低卖出两套房子计算,就步入月入万元一族了,那时候我就是——金领!”

“太乐观了吧?地产业不还没人春天嘛,大家都持币等拐点呢。”

“事实胜于雄辩,两套房子就这样求着我把它们卖了出去,不管地产业春天来没来,反正我的来了。恭喜你找了个出得了厅堂、入得了厨房的女朋友!”“同喜同喜!”

### 青楚发现周晋在调查她

汽车技师和售楼学徒的幸福就这么简单,青年律师和地产才俊的情境却复杂得多。青楚无意在周晋办公桌上发现一封特快专递:《石磊对赵青楚的询问记录》。它不该出现在这里,事情朝着青楚极端失望、甚至厌恶的方向发展。约周晋见面,去之前,青楚取出一只U盘,它是周晋虚与委蛇、孜孜以求的猎物,是她讳莫如深、束之高阁的试金石,是猫捉老鼠的道具。两人面前是晶莹剔透的茶壶,世界清澈,人心晦涩。

“我和石磊的谈话记录怎么会到你办公桌上?”

“我跟他要的,因为我想要。”

“我就猜到是这样,你想把

我掌握的证据变成你的棋子,让我成为你的马前卒。你和我交往是为什么?都是为拿我当棋子做铺垫吧?你不否认利用我?”

“利用的因素只占我们交往的一小部分,连十分之一都不到……”

“十分之几或者百分之多少,纠缠那比例有意义吗?不管之前我们的关系被定义成什么,哪怕有百分之一感情以外的因素,我都觉得它不纯粹。”青楚拎出U盘,举到周晋面前,“你要的是这个,雷子、杨丽红承认认证的对话全收录在这只U盘,独此一份。”然后在他注视下,她打开玻璃盖,把U盘像茶包一样坠进水中,“它坏了,我再没什么好被你利用的了。如果连感情都能沦为利用工具,那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人投入?让我们结束这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吧。”

青楚起身离去,周晋坐在位置上一动不动,仿佛失声。找个没人的水边,青楚放声大哭,以悄悄但悲壮的方式,对萌生了却被扼杀的爱情说永别,爱情的悲哀不在于它失去,而在于它对你信念的摧毁。

售楼学徒来月度结算业务的的日子,贾师傅核对销售记录时,声明有两套房自己没经手。小样骄傲宣布:“那两套是我卖的!项目提成是不是应该有我两份儿呀?”

业务主管:“你试用期冒名代签就是违规,越权!不但没有项目提成,还要扣除本月试用底薪。”

“凭什么?我劳动所得,天经地义,你这是剥削!”

不久小样收获一份通知:试用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规定,擅自接待业主,冒名代签购房合同,拒不接受批评,公司决定即日起解除聘用合同,一切损失自行承担。